

十六

聖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儁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傳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

為都故成王居焉

使召公先相宅

傳相所居而卜之

遂以陳戒○召時照反相

息亮反下注同作召誥

召誥

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

[疏]成王

徐廷諫

至召誥。正義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戒。史敘其事作召誥。○傳：武王至居焉。○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為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傳：相所至陳戒。○正義曰：孔以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為傳以助成之。召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戒為篇，其意

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略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傳：召公至作誥。○正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為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為即政後事故，傳言新即政也。

惟二月既望

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

因紀之

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傳]於已

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

考○鎬胡老反見賢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傳太保三

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

○先息薦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越三日戊申太保

反又如字朝至于洛卜宅傳肫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

三月丙午肫於肫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

邑相卜所居○肫芳尾反又普厥既得卜則經營傳

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

待洛反朝直遙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

反處昌慮反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傳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

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

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汭如疏惟

月至位成○正義曰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

其日為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為

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

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

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

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

日丙午肫而月生明於肫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

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即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
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
為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
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為三月十
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傳周公至紀之○
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
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徐廷諫

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
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
光照月光圓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
曆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
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
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大率十六日
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蔀
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為望是巳
丑為望言巳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
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不必恰依曆數又筭術前
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
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傳於巳至見考○正義曰
於巳望後六日是為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
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
言朝也宗周者為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巳都
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
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
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

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
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
京告武王也○傳朏明至所居○正義曰說文云朏
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
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
丙午朏又於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為十
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
日即卜也○傳其巳至位處○正義曰經營考工記
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
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
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
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
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為郊鄭注周禮
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子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
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
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
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

萬曆十五年刊

書院

切

李

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南市為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傳於戊至由來。正義曰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為內故洛汭為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為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眾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為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眾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

卯周公朝至于洛

傳

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

洛汭 **則達觀于新邑營**

傳

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

周編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傳

於乙卯三日用

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配於天有

羊豕羊豕不見可知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

羊一豕一

傳

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

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祀后稷能殖百穀祀以

為稷社稷共牢。共音恭。句故侯反。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

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傳

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

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眾殷侯甸

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

厥既命殷

庶庶殷丕作

傳

其已命殷眾眾殷之民大作言勸事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

傳

諸侯公卿並

覲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

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復扶

又反

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

傳

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

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

疏

若翼至若公○正義曰順位成

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於洛則通達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一豕一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

眾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殷眾眾殷皆歡樂勸事而大作矣太保召公乃以眾國大君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傳周公至洛○正義曰周公以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汭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主於相宅無事也○傳於乙至可知○正義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二牛以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言用彼為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

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禩皆據配者有羊豕也。傳告立至共牢。正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之以為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為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豕土故以后土為社也。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為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為后土豈句龍為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裸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

亦從省文也。傳於戊至牧也。正義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戚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丈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彼也賦功謂賦歛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為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即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傳諸侯至周公。正義曰上云周公朝用書命庶殷者周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既已大作諸侯公卿乃並覲君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之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以上於王無事故不見

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也。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命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案鄭註，周禮云：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臣也。寶玉大弓，魯公之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以此時賜周公也。○傳：召公至之事。○正義曰：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入，即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以幣入，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未得賜周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欲尊王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為戒成王，賜周公是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已與冢君等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

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傳 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

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為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 鳴

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傳 歎皇天改

其大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猶

改之言不可不慎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傳 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

無窮惟當憂之 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傳 何其柰何不

憂敬之欲其行敬 疏 誥告至弗敬。○正義曰：召公所

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為言也。乃曰嗚

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大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
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
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
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殷
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
之衆也○傳歎皇至不慎○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
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大子
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言
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猶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
諸侯故言天子雖大猶改之況已下乎釋詁云元首
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大子鄭云言首
子者凡人皆云天子之子天子為之首耳

天既遐終大

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傳

言天已遠終殷命

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

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傳

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

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忝厥終智藏瘝在

傳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

無良臣○瘝工頑反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

厥亡出執傳

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

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

容所以窮○夫知並如字注同籲音喻呼也號戶高反嗚呼天亦哀于四

方民其眷命用懋傳

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

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為民主

疏天既至用懋○正義曰更述改殷之

事天既遠終大國殷之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之王
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之

後人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命由其亦能行敬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後王之終謂紂之時賢智者隱藏瘵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子以哀號呼天告冤枉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言無地自容以困窮也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為民主故王今得之也○傳言天至敬故○正義曰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傳於其至不忝○正義曰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失者經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傳其終至良臣○正義曰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也以瘵從病類故言瘵病也鄭王皆以瘵為病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傳言困至以窮○正義曰言困於虐政抱子攜妻欲去之夫猶人人

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 **王其疾敬**

德相古先民有夏 傳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為法戒之

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

墜厥命 傳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 **今相**

有殷 傳次復觀有殷 **天迪格保面稽天若** 傳言天道

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 **今時既墜厥命** 傳墜其

王命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者** 傳童子言成王少嗣位

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 **曰其稽我古人**

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傳

沖子成王其考行古

毛為

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

疏

王其至自天。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用勉敬者為入主故戒王言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

之君取大禹以為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而予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桀棄禹之道已隆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為法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而予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湯之道已隆失其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為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考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為治曰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已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從順天道乎若能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傳夏禹至王命。正義曰勸王疾行敬德乃言天道安夏知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予安之天既

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猶廻向也則面為向義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禹興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隆厥命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隆失其王命矣。傳言天至如禹。正義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言從而予安之則天於湯亦予安之故於湯因上略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傳童子至法之。正義曰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後此時王未蒞政而言今沖子嗣者召公此戒戒其即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者是老稱無遺棄長命之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效之。嗚呼有王雖小元老人之言即下云古人之德也。召公歎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為天所予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

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

傳

召公歎曰有成王雖

嗚呼有王雖小元

○誠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

傳

王為政當不敢後

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若僭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若五成

反徐音吟

疏

嗚呼至民。若○正義曰。召公歎以戒王。嗚呼。今所有之王。惟今雖復少小。而為大。為天所子愛。哉。言任大也。若其大能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以為先。又當顧念。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傳**。王為至道成。○正義曰。王者為政。任賢使能。有能有用。宜先任之。故王者為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也。若即巖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為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畏其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美道成。即今休是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傳**。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

直吏反。下為。治致治皆同。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傳**。稱周

公言其為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

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傳**。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

其用是土中。大致治。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傳**。用是

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疏。王來至今休。○正義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

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旦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令成王用是大邑。配大天

而為治。為治之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

治理下民。今獲太平之美矣。○**傳**。言王至正中。○正義曰。傳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為用。

○傳稱周至為治○正義曰王肅云旦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為旦曰王者為天所子代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繼天使成謂之紹上帝也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為配皇天也天子將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為大邑於土之中其當令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而為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傳為治至致治○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為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為治當慎祀於天地舉天地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傳用是至之美○正義曰用是土中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太平之美自旦曰

至此述周公之意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召

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

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

協乃可一 ○比毗志反徐扶 **節性惟日其邁** 和比

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

力呈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敬為所不可不敬之

德則下敬奉其命矣 疏王先至敬德○正義曰召公

戒王今為政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

有周治事之臣令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矣王當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為下所敬則下

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行故以此為戒○傳召公至可一○正義曰自今休已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已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恃功或加陵殷士殷人失執或疎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周臣者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臣也○傳和比至其行○正義曰文承比周之下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德惟日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傳敬為至命矣○正義曰聖王為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為易犯之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為其德不

可不敬也王必敬為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

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傳言王當視夏殷

法其歷年戒其不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

歷年

傳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

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傳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

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

傳夏

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

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傳

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

其德亦王所知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

若功

傳

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

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疏

我不至若功

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為不可不敬之德者以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皆有歷年長與不長由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更說宜監之意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桀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

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短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夏殷長短之命以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勸王為敬也傳言王至不長正義曰相監俱訓為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

傳以能至所知正義曰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數也上言相夏相殷皆云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言上天以道安人人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之此言敬德歷年則繼體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失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誥指以告王故知言我不敢獨知者其意言亦是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

厥初生自貽哲命傳

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

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

為政之道亦猶是也○遺唯

季反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

歷年傳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

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

人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傳

天已知

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傳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

命以歷年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傳

勿用小民

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

亦敢殄戮用乂民傳

亦當

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

若有功其惟王

位在德元傳

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

德之首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傳

王在德元

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

疏

王乃至王顯○正義曰既言當法則賢王又戒王為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嗚呼王行教化當如初生之子于之善惡無不在其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已來是自遺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為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乂也今天觀人所為以授之命其命有智與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乂也若不

敬德則愚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新邑，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子之位，在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
傳言王至猶是。○正義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教化，比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為善則善矣，若能為善，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而來，是自遺智命矣。初習為惡則惡矣，若其為惡，天必授之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為善政得福為惡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習善惡也。○傳今天至在人。○正義曰：命由天授，遠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

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也。此篇所云惟勤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天壽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為吉，病患為凶。於王者則太平為吉，禍亂為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實行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立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天枉為難也。○傳言王至歷年。○正義曰：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用德與疾敬德為一事也。故上傳云王者當疾行敬德，則此文是也。○傳勿用至秉常。○正義曰：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為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為非常勞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真犯罪之人，亦當果敢致罪之，以此絕刑戮之道，用治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為絕刑戮之道，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為不能果敢絕刑殺之道也。上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傳順行至之首。○正義曰：若有功必順，前世有功者也。上文所云相夏相殷。

禹湯之功故知此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在德之首禹湯為有德之首故王亦為首○傳王在至光明○正義曰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王之為政民盡行之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是言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

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傳言當君臣勤

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

殷歷年庶幾兼之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傳我欲王

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

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傳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

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

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讎字越

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傳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

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

王末有成命王

亦顯傳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傳言我

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

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

命○奉如字又芳孔反供音疏上下至永命○正義

恭徐紀用反注供待同疏曰上既勸王敬德又

言臣當助君言君臣上下勤憂敬德所以勤者其言

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

廢有殷之多歷年歲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
 我君臣亦當行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
 小民受天長命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
 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
 我小臣敢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
 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勤恤也臣下
 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為昭著也我
 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與衆百君子惟
 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王
 受天多福也○傳言當至兼之○正義曰王者不獨
 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
 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
 也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其年過二代既
 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歷年庶幾兼彼二
 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即是大順勿廢也○傳拜手
 至匹之○正義曰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為
 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
 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太

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為此拜者恐
 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
 一句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為此拜
 乃更言鄭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
 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
 是小臣為召公之謙辭雖訓為匹敢以王之匹民百
 君子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
 諸侯與羣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為齊等故云民在下
 自上匹之○傳言我至永命○正義曰我非敢勤召
 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衆百
 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幣帛用
 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慶王多福王能愛養
 小民即是求天長命待
 王能愛小民即欲慶之

洛誥第十五

周書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九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

傳

召公先相宅

李章

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

成王○相息亮反注及下同
使所吏反注遣使同

作洛誥

洛誥

傳

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

疏

召公至洛誥○正義曰序自上下相顧為文上篇序云周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以乙卯日至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政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因請教誨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答史敘其事作洛誥史錄此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為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告卜經文既具故序略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

○傳召公至成王○正義曰上篇云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相宅則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與相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稱成王言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鎬京或亦較七日○傳既成至之義○正義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

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已
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傳 周公盡禮致敬言我

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

而退老○辟必

亦反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傳

如往也

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

命故已攝

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傳 我

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

治

疏

周公至民明辟○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

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日幼
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

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為治我乃繼文王武王
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

王居之為民明君之治言欲為民明君必當治土中
故為王營洛邑也○傳周公至退老○正義曰周公

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
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辟也正以此年還政者以

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
之年惟此而已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

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
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

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
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

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
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

之所據也○傳如往至已攝○正義曰如往釋詰文
乃訓與也言王往日幼少志意未成不敢與知上天

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家安
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為安定成王幼少未能

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傳我乃至之治。○正義曰：胤訓繼也。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意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太相洛邑之地，其處可行教化，始營此都為民明君之政治言。
傳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傳我使人卜河比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

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河

北也，瀍直連反。近附近之近。反。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

及獻卜傳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

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佯普

敷耕反，又甫。疏：予惟至獻卜。○至義曰：周公追述立耕反，下同。東都之事，我惟以七年三月乙卯之

日朝至於洛邑，衆作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使人卜河比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澗水東瀍水

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瀍水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

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立此都，王宜居之為治也。○傳致政至之意。○正義

曰：下文摠結周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在冬也。在冬發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至洛，衆追說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時，庶殷

已集於洛邑，故云至于洛師。○傳我使至食墨。○正義曰：嫌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

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非就地內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故知卜。

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於郊廓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基趾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圻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傳今洛至成王○正義曰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慮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觀兆知其審吉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

周匹休傳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

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

配天之美

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

共貞傳

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

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貞正也

公其以予萬

億年敬天之休傳

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

千為萬十萬為億言久遠

拜手稽首誨言傳

成王盡

禮致敬於周公來教誨之言○盡子

忍反

疏

王拜手至誨言○正義曰

成王尊敬周公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乃受公之語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當與公二人共

正其美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故也
 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傳成
 王至之美○正義曰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
 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
 首況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答其拜手稽首而受
 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文武使王天下是天之美事
 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洛邑之宅○傳言公至
 其美○正義曰周公追述往前遣使獻卜故成王復
 述公言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所卜之吉兆
 常吉之居自言前已知其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
 人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美事來來重
 文者上來言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鄭云伾來來者
 使二人也與孔意異○傳公其至久遠○正義曰言
 居洛為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天
 之美言公欲令已作胤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制云
 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
 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
 為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

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為億也○傳成王至之
 言○正義曰此一段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誨
 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為
 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
 言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傳言王
 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

文者而祀之
予齊百工伾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傳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

有善政事

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傳今王

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

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日記上

音越一音

人實反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

工傳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

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

躬化之傳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傳少子慎其朋黨

少子慎朋黨戒其自今已往傳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

敘弗其絕傳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

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

防之宜以初傳燄音豔敘絕句馬讀厥若彛及撫事

敘句字屬下令力呈反傳如予惟以在周工傳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

惟用在周之百官傳往新邑倅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

大成裕汝未有辭傳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

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

譽之辭於後世傳嚮許亮反注疏周公至有辭傳正

言公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始舉殷家祭祀

以為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

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為王整齊百官使從王

於周行其禮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

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王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

功大小為次序有大功者則列為大祀又申述所以

祀神記臣功者政事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故

曰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羣臣有功者

記載之君知臣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羣臣盡力於其

初即教之乃汝新始即政其當盡自教誨衆官令王

躬自化之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絕故丁
 寧戒之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
 往令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絕止禁其未犯無令若
 火始然燄燄尚微火既然燄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次
 序矣不其復可絕也汝成王其當順此常道及撫循
 國事如我攝政所為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則
 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
 臣下百官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
 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
 傳言王至祀之○正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
 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
 來故稱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
 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
 新邑即下文烝祭歲也既用騂牛明用周禮云始者
 謂於新邑始為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
 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
 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
 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

用周禮仍今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
 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
 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
 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
 舉而祀之○傳我整至政事○正義曰時成王未有
 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
 即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
 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
 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為此言冀王為政善也○傳今
 王至民者○正義曰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今
 王就行王命於洛邑謂正位為王臨察臣下知其有
 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
 所以致殷勤也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為次序令功大
 者居上位功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為大祀謂
 有殊功堪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
 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
 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為大祀謂功施
 於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庭亦是也○傳惟天

至化之○正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故
 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為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
 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功者記載
 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有功必須躬
 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
 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已之身使羣臣法之非謂
 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大小恐王輕大略小
 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
 也義異上句故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
 正身以先之○傳少子至已往○正義曰鄭云孺子
 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
 者以明朋黨敗俗為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
 子也朋黨謂臣相朋黨慎其朋黨令禁絕之戒其自
 今已往謂從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為戒也○傳言朋
 至以初○正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
 發若火既然初雖燄燄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
 不其復可絕也以喻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羣黨既成

不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
 發之前防之使不發○傳其順至百官○正義曰考
 古依法為順常道號令治民為撫國事周公大聖動
 成軌則如我所為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為也惟當
 用我所為在周之百官令其行周公之道法於百官
 也○傳往行至後世○正義曰此時在西都戒王故
 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
 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明為有功
 在官者當以褊小急躁為累故令臣下厚大成寬裕
 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
 世矣今周頌所歌即
 歎譽成王之辭也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傳已乎
 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
 汝其敬識百

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傳

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

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

物惟曰不奉上 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

其爽侮 傳 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

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

疏 公曰至爽侮○正義曰周公復誨王曰嗚呼前言

已如是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

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

奉上謂之享汝為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君諸侯奉

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

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須記之

者百官諸侯為下民之君惟為政教不肯役用其志

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奉上矣百官

不奉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敬惟政事其

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與

否也○傳已乎至美業○正義曰周公止而復言故

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為後言發端也

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嗣父祖之位當終其美業

能致太平是終之也○傳奉上至奉上○正義曰享

訓獻也獻是奉上之辭故奉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

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為奉

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言汝為王當敬識

百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

命如法以否奉上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接

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為君之道奉

上之道其事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

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

其不奉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

謂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彝 傳 我為政

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

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

○頌音斑徐甫云反馬云猶也隸音匪又芳鬼反

汝乃是不農乃時惟不永哉

傳

汝乃是不勉為政汝

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

○農徐莫剛反又武剛反馬云勉也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傳

厚次敘汝正

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命

常奉之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

戾

傳

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

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

言皆來

○被皮寄反又被美反

疏

乃惟至用戾○正義曰又曰已居攝之時為政常若不暇

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

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為政則汝

是惟不可長久哉必須勉力為之乃可長久此所言

皆是汝父所行汝欲勉之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

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

而行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

教農人以義哉汝若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

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傳

我為至用之○正義曰為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

聖人為政務在知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

故謙言已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

之成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已所

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

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為業雖復

志有經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之聽

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

云頒分也○傳汝乃至可長○正義曰成王言公其

以予萬億年言欲已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

於是不勉力為政汝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力勤行
政教為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費之為勉
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為勉○傳厚次至奉之○正義
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
之道而行之令其為武王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
聖無不順我所為又令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
法周公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行之○傳汝往至
皆來○正義曰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
哉公既歸政則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
教農人以義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
被寬裕之政則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言
遠處皆來也上又使之惇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
結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
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于弟
是教農人
以義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傳成王順周公意
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
公稱丕

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傳

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

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

○褒薄謀反切韻博毛反

奉答

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傳

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

方之民居處其衆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傳

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

凡此待公而行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傳

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

公德而化之

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傳

四方

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

勤之教言化洽○旁步光反迓五嫁反 予冲子夙夜

馬鄭王皆音魚據反 錢大隆

忠祀傳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

祭祀而已無所能 疏王若至忠祀○正義曰王以周

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住而明安我童子不可去

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德用使我小子褒

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

衆故也其厚尊大禮謂舉秩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

者而皆祀之凡此皆待公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攝

時事惟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

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

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化洽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

子惟當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

我無所能也○傳成王至去之○正義曰成王以周

公誨已為善順周公之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留之

自輔王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已政闞而治危故云公

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傳言公至順天○正義

曰文武受命功德盛隆成王自量已身不能繼業言

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佑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

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答天命是也孔分經為傳故

採取下句以申之○傳又當至其衆○正義曰天命

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

居處其衆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心和協民心

使常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土樂業也○傳厚尊

至而行○正義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

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禮最尊大公

誨成王令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欲答公誨

已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

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為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言

公不可捨我以去也○傳言公至化之○正義曰此

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訓光為充此光亦為

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五

三

其將來說其已然所以深美公也。○傳四方至化治。○正義曰上言施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民皆敬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洽於民。也。○傳言政至所能。○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傳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

功。○疏王曰公功至若時。○正義曰王又重述前言還。說居攝時事也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傳公之。至之功。○正義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為非則。

可捨我而去公之居攝天下無。王曰公予小子其退。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

即辟于周命公後。○傳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

克救公功。○傳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救亡婢反。

同。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傳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眾官委任之言。○監工銜。誕。

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傳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疏王曰公予至四輔。○正義曰王呼周公曰。

我小子其退此坐就為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
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為國
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
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
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
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眾官以此大安文
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為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倚
公也○傳我小至佑我○正義曰退者退朝也周公
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
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周洛邑
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
封為國君今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
禽為國君公當留佑我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
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
政成王也○傳言四至以去○正義曰王意恐公意
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
猶未能定於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
未彰是天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

待其禮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傳
大安至倚公○正義曰文武受民之於天下今大安
文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
倚公也維者為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子
云設四輔謂設眾官為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人事無不
統故一人為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
管子之意故言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傳
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

大天下咸敬樂公功○樂音洛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
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傳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

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

世享公之德○斁音亦疏王曰公定至世享○正義
厭於豔反疏曰王又呼公公留以安定

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皆樂公之功敬而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助我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享公之德矣○傳公留至公功○正義曰讀文以公定為句王稱定者言定已也故傳言公留以安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也○傳公必至之德○正義曰王言已才智淺短公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置太平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廢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享公之德享謂荷負之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

民傳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

越乃光烈考

武王弘朕恭

傳

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已意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

傳

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

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傳

言當治理天下新其

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

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傳

曰其

先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

成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

孚先

傳

我旦以衆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

王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

疏周公至孚

先○正義曰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與而為言曰王今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今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汝大業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王意以禮留我其事甚大我所以為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常道於殷賢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旦以多衆君子卿大夫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成業使當其衆心為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為後世所推先期於上下俱顯也○**傳**拜而至得去○正義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為去以留為來故言王命我來來居臣位為太師也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

之民天命文王使為民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之留已乃為祀事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傳**於汝至已意○正義曰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王意大使我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已之意也王於文王武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分言之耳承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通也○**傳**少子至賢人○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為政故言來訓典為常故連言典常言其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傳**言當至推先○正義曰易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令王更復新之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為軌訓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人恭敬推先王戒成王使為善政令後王崇重之○**傳**曰其至成功○正義曰重以誨王成其上事故言曰以起之○**傳**我旦至推先○正義

曰旦是周公之名故自稱我旦也子者有德之稱大
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為衆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
政為後世賢王所推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為後世賢
臣所推先故欲以衆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
率行先王之業使當其人衆之心為周家後世賢臣
立信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
於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
人敬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 **考朕昭子**
刑乃單文祖德 伴來 **恣殷乃命寧** 傳 我所成明子法
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君土中是文武使已

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 ○單音丹馬 **予以秬鬯**
丁但反信也

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傳 周公攝政七年致太
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

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 ○秬音巨鬯勅亮反香酒也
卣由手反又音由中樽也禋

音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傳 言我見天下太平
因 則潔告文武不經宿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

乃德殷乃引考 傳 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

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

乃長成為周 ○遘工豆反厭於豔反注 **王伴殷乃承**
同馬云厭飫也徐於廉反

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傳 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

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

使終之 疏 考朕至懷德 ○正義曰周公又說制禮授

王使王奉之我所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

文祖之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我以時既太平即以秬黍鬯酒盛於二卣罇內我言曰當以此酒須明潔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首告文武以美享告云今太平即速告廟我不敢經宿則禮告文王武王以致太平之事汝王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為政者無云有遇用患疾之道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厭飽於汝王之德殷乃長成爲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下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誨王之言也○傳我所至安之○正義曰典禮治國事資聖人前聖後聖其終一揆故言所欲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予斥成王下句並告文武兼用武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文武使已來居此地周公自非已意也文武令我營此洛邑欲使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殷民也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

武之命以安民也○傳周公至說之○正義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罇也以黑黍爲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釋註云禋敬也是明禋爲明潔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於文人則未祭實之於卣祭時實之於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此經卣卣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罇乃爲此辭故言曰也○傳言我至經宿○正義曰此申述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敢經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之時已太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

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文武是為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旦見太平即此日告也鄭玄以文祖為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傳汝為至為周○正義曰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悖典故言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云邁遇也患疾之道謂虐政使人患疾之厚行典常使有次序則百官諸侯凡為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之政以害下民則經歷萬年厭飽於汝德則殷國乃長成為周○傳王使至終之○正義曰上言天下民萬年厭飽王德此教為王德使萬年令民厭飽王德也能使殷民上下有次序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王之子孫當行不怠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傳戊辰王在新邑傳成王既受周為周勸勉王使終之

讀王在新邑 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

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傳 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

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 王賓

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傳 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

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裸鬯告神○王

句殺禋絕句一讀連咸格絕句太 王命周公後作冊

室馬云廟中之夾室裸官喚反 逸誥傳 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

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

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傳

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

徐廷諫

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已下史

所終述○受命絕句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

攝皆下太平馬同鄭云文王武王受命及周公居

七年疏戊辰至七年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

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

冬為冬節烝祭其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

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

名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

其後為國君也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為賓殺牲享祭

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太室行裸鬯之禮

言其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

令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

為周公後也又摠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

武受命之事於此時惟攝政七年矣○傳成王至晦

到○正義曰周公告成王令居洛邑為治王既受周

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

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

朔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

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

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

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

十二月巳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

○傳明月至魯侯○正義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

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

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

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

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

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

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

即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

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

日示不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太牢此

徐廷諫

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為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駢牛一者於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傳王賓至告神○正義曰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為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為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禮既殺二牲精誠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裸獻鬯酒以告神也裸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裸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

此經先言殺後言裸者殺者咸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裸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禮以裸為重故言王裸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裸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示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醑尸也禮醑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裸為重故特言之○傳王為至拜後告神之策此言作策書亦命有司為之也上云作策作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下不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書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傳言

周至終述。正義曰：自戊辰已上，周公與成王相對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安於此，摠結之。自戊辰已下，非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言「一」。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尚書註疏卷第十六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雋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多士第十六

周書

成周既成傳 洛陽下都 遷殷頑民傳 殷大夫士心不則

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不則，如字，或作測，非近附近之近。周

公以王命誥傳 稱成王命告令之作多士

多士

所告者即眾士故以名篇

疏成周至多士
○正義曰成

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
 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
 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
 此眾士言其須遷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
 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為洛陽也
 洛邑為王都故謂此為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
 道故名此邑為成周○**傳**殷大至誨之○正義
 曰經云商王士殷遺多士皆非在官謂之頑民
 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
 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
 為王官以為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
 也士者在官之摠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
 經僖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釋頑民之意
 經云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徙近王
 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
 為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為三國計二國

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
 二其民眾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為士其名不
 類故孔
 意不然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傳周公致政明

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眾士

疏惟三
月至

王士○正義曰惟成王即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
 於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眾士言周
 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傳**周公至眾士○正義曰
 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
 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即政此篇繼王居洛之
 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
 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王
 之命告商王之眾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
 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
 告殷之眾士以撫安之是也

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

弗弔旻天大

傳

降喪于殷傳

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

旻天下喪亡於殷○弔音的旻天上閔巾反仁覆愍

下謂之旻馬云秋月旻天秋氣殺

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愍眉隕反喪息浪反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傳

言

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

致王罰勅殷

命終于帝傳

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周

於帝王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傳

天佑我故

汝衆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

弋

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

惟天不畀允罔國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傳惟天不與言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

位乎○治直吏反畀必利反下同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

明畏傳

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

天明德可畏之效○爲于僞反畏

如字一音威

疏王若至明畏○正義曰周公以

王命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餘之衆士汝殷家

道教不至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喪亡於殷將

欲滅殷我有周受天祐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王

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帝王之事謂使我

周家代殷爲天子也天旣助我周王故汝衆士來爲我臣由天助我我得爲之非我小國敢取殷之王命以爲已有此乃天與我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然我其敢妄求天子之位乎言此位天自與我非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故我得之惟天明德可畏之

効也亦既得喪由天汝等不得不服以殷士未服故以天命諭之。○傳順其至在下。○正義曰順其殷亡之事稱王命以告之從紂之臣或有身已死者遺餘在者遷於成周故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文皆是順之辭。○傳稱天至於殷。○正義曰此經先言弗弔謂殷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言獨言旻天者旻愍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傳天命至帝王。○正義曰天命周致王者之誅謂奉上天之命殺無道之王此乃王者之事故為王者之誅罰勅訓正也。正黜殷命謂殺去虐紂使周受其終事是終周於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傳天佑至天命。○正義曰肆訓故也直云故爾多士辭無所結此經大意敘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衆士言其臣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為取也鄭玄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為驅亦為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

周公自稱小國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

傳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政不之逸樂故天

下至戒以譴告之。○樂音洛下 **嚮于時夏弗克庸帝**

同譴棄戰反 **嚮于時夏弗克庸帝**

大淫泆有辭 傳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背棄桀不

能用天戒大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時夏絕

字絕句嚮許亮反泆音逸又作佻註同 **惟時天罔念**

馬本作屑云過也背音佩行下孟反 **惟時天罔念**

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傳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

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 **乃命爾先祖**

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傳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

治四方○甸徒疏我聞至四方○正義曰既言天之

喻之我聞人有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

夏王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

天下災異至戒以譴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為

善是天歸嚮於是夏家不肯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

之明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為過逸之行致有惡辭以

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

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祚也下致天罰

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

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湯與以譬之○傳

言上至告之○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

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

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為政

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此至戒以

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

下戒惟下災異以譴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脩德

政耳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傳惟是至天

罰○正義曰桀惡流毒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

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

天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

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

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

命知降致是下罰也恤祀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

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上時掌反亦惟天丕建保

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湯既革

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

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

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後嗣王

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
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

傳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為敬暴亂甚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傳惟是紂惡天不安之

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誅○喪息浪反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傳惟天不與不明

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

言皆有闔亂之辭疏自成至于罰○正義曰既言命

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於帝乙無不顯用有德憂念

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

大立安治有殷殷家諸王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

天道者無不皆配天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又為

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

於天天猶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國

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泆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

民為敬以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

之所為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

人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
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
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傳自帝至社稷○正
義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
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僻王
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
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
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肅恭敬故言憂
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為天下之主以
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傳湯既至德澤○正義曰
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

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
 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
 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
 布其德澤於民為天之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
 德也○**傳**言紂至亂甚○正義曰淫泆俱訓為過言
 紂大過其愆過無顧於天言其縱心為惡不畏天也
 無能明民為敬言其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
 不愛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祗共
 蒙上罔文故**傳**再言無也○**傳**惟天至之辭○正義
 曰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紂不
 明其德故天喪之因即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
 謂諸侯有土之君其為天所喪滅者無非皆其惡辭
 聞於天乃為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闇亂之辭
 上天不罰無辜紂有闇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既滅
 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為天所立汝等殷士安**王若曰**
 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

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傳**周王文武也

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傳**

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牧

野告天不頓兵傷士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傳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

之我不復有變○復扶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

動自乃邑**傳**

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

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

予亦念天即于殷

大戾肆不正**傳**

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

以紂不能正身念法

疏王若至不正○正義曰周公又稱王順而言曰汝殷眾士

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天有命命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已滅殷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已之適周不更適他也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變改又追說初伐紂之事我其為汝言曰惟汝殷紂大無法度故當宜誅絕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汝其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所以就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傳周王至恤祀○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為神而勤奉事之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傳天有至傷士○正義曰以周王奉天之故故天有命命我周使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是也前敵即服故無頓兵傷士師以正行故為告正武成正告功成功成無害即是亦至念法○正義曰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我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為大惡上天

命我我亦念天所遣我就殷加大王曰猷告爾多士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傳以道告汝眾士我惟汝未達

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非我一人奉德

不康寧時惟天命傳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

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傳

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惟爾知惟殷

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傳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

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今爾又曰夏迪簡在

王庭有服在百僚傳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眾士蹈

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人

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傳言我周亦法殷

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予

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傳惟我循殷故事憐

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疏王曰猷至天命○正義曰

又言曰我以道告汝眾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

故其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

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

然汝無違我我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

怨汝既來遷當為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

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

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往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蹈道

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

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故我敢求

汝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任用之我惟

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

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傳以

道至誨汝○正義曰猷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眾士

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辯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天命○正義曰循殷故事此故解經中肆字謂殷用
夏人我亦用殷人憐愍汝故徙之教汝此故解義之
言非經中肆遷汝來西者
非我罪咎是惟天命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

大降爾四國民命

傳

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

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

我乃

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傳

四國君叛

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

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逃他力反

比毗志反註

同遠于

疏

王曰多士至多遜○正義曰王復言曰眾

萬反士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
國民命民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由
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教之為

善故移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
宗周多為順道冀汝相教為善永不為惡也○傳昔

我至國君○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
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

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
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

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
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為命故民命謂君也

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為民命為君不
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傳四國至順道○正義曰天

之所罰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
乃所以明致天罰言非苟為之也遐逝俱訓為遠今

移徙汝於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
惡俗遠也比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為

順道所以救
汝之性命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

時命有申

傳

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

申戒之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傳

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賓如

殯馬云

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傳

非但待

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為順事

爾

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傳

汝多為順事乃庶幾

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傳

汝能敬行順事則為天所與

為天所憐

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

罰于爾躬傳

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

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

○啻始豉反徐本作翅音同下

篇放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

洛傳

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其

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脩善得還本土有

幹有年

爾小子乃與從爾遷傳

汝能敬則子孫乃起

從汝化而遷善

疏王曰告至爾遷○正義曰王又言曰告汝殷之多士所以遠徙汝者

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申戒由此

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為我惟以待四方無所

賓外亦惟為汝衆士所當服行臣事我宗周多為順

不得還汝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
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為我當聽汝還歸
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邑行善也汝能敬
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傳
今汝至有年○正義曰殷士遠離本鄉新來此邑或
當居不安為棄舊業故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
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為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
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
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脩善得還
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
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為云爾乃尚有爾
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為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傳

言汝眾士當是我

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

疏

王曰又至

攸居○正義曰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也○傳言汝

至居行○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我勿非我既不非我我乃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令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玄論語註云或之言有此亦或為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周公作無逸

傳

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

○好呼

無逸

傳

成王即位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

疏

中

人至無逸○正義曰上智不肯為非下愚戒之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雖指戒成王以為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

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傳成王至名篇。○正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為序多士君奭皆是成王即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即以此所戒名篇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傳

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

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

先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傳

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

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

相小人厥父母勤

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傳

視小人不孝者

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

○相息乃逸乃

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傳

小人之

子既不知父母之勞力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

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

知○諺魚

疏

周公至聞知○正義曰周公歎美君子

戰反

之道以戒王曰嗚呼君子之人所在其

無逸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後乃謀為

逸豫如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

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為逸

豫遊戲乃叛諺不恭既為欺誕父母矣不欺則又侮

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與君子如此相

反王宜知其事也○傳歎美至者乎○正義曰周公意重其事故歎而為言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是欲深感成王故歎美君子之道君子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貴賤君子之人念德不怠故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君子且猶然而況王者乎言王者日有萬幾彌復不可逸豫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

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傳稼穡至依怙。○正義曰：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田作雖苦，不得不為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是稼穡為農夫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勞。是為謀逸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所依怙。言小人依怙此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上句言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與形盤于遊畋，形之逸也。無為而治心之逸也。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傳視小人至其勞。○正義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苦艱難，勞於稼穡，成於生業，致富以遺之。而其子謂已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傳小人至聞知。○正義曰：上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子者，小人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稱。躬為稼穡，是賤者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即上所視之小人也。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已自然得富，恃其家富，乃為逸豫遊戲，乃為叛諺不恭。已自然得富，恃其家富，不欺誕，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罪之深也。論語曰：由也，諺諺則叛，諺欺誕不恭之貌。昔訓久也。自今而道遠久，故為古老之人。詩云：召彼故老，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傳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言太

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

○嚴如字又魚檢反注同馬作儼

治民

祇懼不敢荒寧

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

直吏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以敬畏之故得

壽考之福

○疏周公至五年。○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小人反之，更舉前代之王，以夭壽為戒。

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恪，貌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故中宗之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歷年長也。○傳太戊至稱宗。○正義曰：中宗廟號

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傳言太至法度○正義曰祭義云嚴威嚴恪故引恪配嚴鄭玄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各異故累言之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人

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

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武丁

起其卽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

著○行下

孟反

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

在喪則其

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

安 **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傳

善謀殷國至于

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

肆高宗之享國五

十有九年

傳

高宗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末年

疏

其在至九年○正義曰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為太子起其卽王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莫不得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武丁其至同事○正義曰舊父也在卽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為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傳武丁起至行著○正義曰以上言久勞於外為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卽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

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傳在喪至自安○正義曰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為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為善事計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傳善謀至無非○正義曰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為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

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
傳湯孫太甲為王不義

父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
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

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傳在桐三年思集用

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

於衆民不敢侮慢惇獨○惇求營反
肆祖甲之享國

三十有三年
傳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

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

其功故稱祖
疏其在至三年○正義曰其在殷王祖甲初遭祖喪所言行不義惟亦為王

父為小人之行伊尹廢諸桐起其即王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於仁政乃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鰥

寡惇獨故祖甲之享有殷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湯孫至之桐○正義曰以文在高宗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辯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為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為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言其廢而復興為下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甲為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為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傳在桐至惇獨○正義曰在桐三年太甲序文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公劉之遷幽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意蓋言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即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政故能施行政教安

順於眾民不敢侮慢惇獨鰥寡之類尤可憐愍故特言之○傳太甲至稱祖○正義曰傳於中宗云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末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各順其文而為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為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傳從是三王各承其廟也

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

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

傳言與小人之子同其敝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

從傳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耽丁南反注下同樂音洛注

下同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傳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

亦無有能壽考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

年傳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疏自時至三年○

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為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

也王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傳

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

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

知稼穡之艱難○卑如字馬傳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傳

鮮鰥寡傳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

安之文加惠鮮乏鰥寡之人○鮮息淺傳自朝至于日

中昊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傳從朝至日昧不暇食

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昊音側本亦傳文王不敢盤

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傳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

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供傳文王

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傳文王九十七而終中

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疏周公至十年

萬曆十五年刊疏○正義曰殷

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太
 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迹從此起也
 文王又卑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
 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
 政恭民之故故小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乏鰥寡之
 人其行之也自朝旦至于日中及是尚不遑暇食用
 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
 遊戲畋獵以已為眾國所取法惟當正心行已以供
 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為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
 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傳太王至父祖○
 正義曰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也此乃經傳明文
 而須詳言之者此二王之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為無
 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是以傳詳言也解其
 言此之意以義自抑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
 不為耳○傳文王至艱難○正義曰文王卑其衣服
 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
 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
 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傳以美至

之人○正義曰徽懿皆訓為美徽柔懿恭此是施人
 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而配之徽柔配懷
 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恭配保以美政恭民故民
 安之徽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
 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
 相通也少乏鰥寡尤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鮮乏鰥
 寡之人也○傳從朝至萬民○正義曰昭五年左傳
 云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則人之常食在日
 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
 斜昃也昃亦名昃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
 十位食時為辰日昃為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
 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
 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昃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
 自有複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為思慮政事
 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為民故言咸咸訓皆也
 ○傳文王至之故○正義曰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
 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眾國皆
 於文王所取其法則文王當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

文王思為政道以待眾國故不敢樂於遊田文王世為西伯故當為眾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敢者順時蒐狩不為取樂故不敢非時田獵以為樂耳○
傳文王至全數○正義曰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之年故為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為中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以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嗣位為君不言受王命也則其無淫于觀于
傳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

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傳

所以無敢過於觀

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

無皇

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傳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夫是人則大有過矣○愆起虔無

反夫音扶

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傳

以酒為凶謂之酗

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酗況

付反

疏周公至德哉○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

過於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已身以供待萬民必當早

夜恪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為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以敬順也若是

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營於酒德哉殷紂藉酒為凶以酒為德

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為戒無得如之○傳繼從
至戒之○正義曰先言繼者謂繼此後人即從今以
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
成王也○傳所以至之故○正義曰傳意訓淫為過
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
之義也言觀為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
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
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
蕩田謂田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於以訓用也用萬
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
遊田也○傳無敢至過矣○正義曰無敢自暇謂事
不寬不暇而以為原王之意而為辭故言曰耽以為
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日止也
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教民當恪勤也非所以順
天順天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有愆過矣戒
王不得如此也○傳以酒至如之○正義曰酗從酒
以凶為聲是酗為凶酒之名故以酒為凶謂之酗
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酗酒為德飲酒為

政心以凶酒為已德紂以此亡殷戒嗣王無如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

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傳歎古之君臣雖君明

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

民無或胥譎

張為幻

傳

譎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

欺誑幻惑也

○幻音患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

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傳

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

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

亂言已有以致之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傳

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

祝言皆患其上。○詛側助反。疏曰：周公至詛祝。○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我聞人之言曰：古人之雖君明臣良，猶尚相訓告以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臣相正如此，故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誑欺為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訓之，以非法之事，乃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不皆變亂之。君既其口詛祝之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戒成王，使之君臣相與養下民也。○傳：歎古至義方。○正義曰：此章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闇之君，知此言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與，故知兼有臣良更相教告。隱三年左傳：石碯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故知相教誨者，使相教誨以義方也。則知相訓告者，告之以善道也。相保惠者，相安順以美政也。○傳：譎張至惑也。○正義曰：譎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形，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即眩也。惑，亂之名。

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傳：此其至致之。○正義曰：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知此則訓之者，是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闇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闇君所任同，已由已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已身有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已有致上之言，胥此不言者，君任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教為惡，故不言胥也。○傳：以君至其上。○正義曰：君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忿恨必起，故民忿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詛祝，言皆患上而為此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周公曰：嗚呼！自殷王

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傳：言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三 恭以忠

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

詈汝則皇自敬德傳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則

大自敬德增脩善政○詈力○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

不啻不敢舍怒傳其人其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舍怒以罪之

言常和悅疏周公至舍怒○正義曰既言明君闇君

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

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

怨恨汝罵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德更增脩善政

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則不啻

不敢舍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敷聞此言以自改悔言

寬弘之若是○傳其有至善政○正義曰釋詁云皇

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脩善政也鄭玄以皇

為暇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

○傳其人至和悅○正義曰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

汝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愆也民有愆過

則曰我過不責彼為虛言而引過歸已者湯所云百

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詈小人聞之則

舍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舍怒以罪彼人

乃自願言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鄭玄云不但

敢舍怒乃欲屢聞之以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

知已政得失之源也

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傳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

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憾胡則

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傳則如是信讒者不

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舍怒

亂罰無罪殺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傳

信讒舍怒罰殺無罪則

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叢才
公反
疏○正義曰此

其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為幻惑以告之曰小人

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知是信讒者不

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審虛實不能寬緩其心而徑即

舍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無罪殺無辜罰殺欲以止

怨乃令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

其身言福急使民之怨若是教成王勿學此也○傳

則如至舍怒○正義曰君人者察獄必審其虛實然

後加罪不長念其為君之道謂不審察虛實也不寬

緩其心言徑即舍怒也王肅讀辟為辟

扶亦反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

周公曰嗚呼

嗣王其監于茲傳視此亂罰之禍以為戒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保太保也師太

氏皆大夫官相音息亮反左右馬師也馬云保氏師

毛為

此厥至厥身

正義曰此

公反

疏

正義曰

小人

信讒者

不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信讒舍怒

罰殺無罪

則

天下同怨

讎之叢聚

於其身

○叢才

公反

疏

正義曰

小人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而徑即

欲以止

怨惡聚於

其身

則知是

信讒者

不

能寬緩

其心

毛為

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此
 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
 蓋畢公為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
 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為召公不
 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為次也案經周公之
 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公之
 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
 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
 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
 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作
 君爽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
 攝政當國踐作召公疑之作君爽此篇是致政
 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為說
 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為周禮師氏
 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傳尊
 之至名篇○正義曰周公呼為君爽是周公尊
 之曰君也爽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十四年左
 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爽者則召

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爽與周同姓
 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
 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為文
 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
 豐為一當召公於中以為十六謬矣此篇多言
 先世有大臣輔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爽以
 告之故以君爽名篇

周公若曰君爽

傳

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

弗弔天降喪

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

傳

言殷道不至故天

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

傳

廢興

音的弔 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

所以國也。○葉音匪。

忱市林反。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

疏 周公至不祥。○正義曰：周公留在王朝，召公不說

故天下喪亡於殷，殷既墜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

矣。今雖受命，貴在能終。若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

以為監戒，我不敢獨知。殷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

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輔其誠信，所以有國。此亦

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

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也。○傳廢興至以國。○

正義曰：孔以召誥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

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

不敢獨知，是君與同知。舉其殷興亡為戒，鄭玄亦然也。

亡言與君與同知，舉其殷興亡為戒，鄭玄亦然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傳歎而言

曰君也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

敢不留。○已弗永遠念天威曰我民罔尤違傳言君

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勤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惟

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

不知傳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

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遏

反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傳天命不

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

可不慎。○易以鼓反注 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

同 諶氏壬反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六

三

旦

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我今小子旦

吳松

言異於餘臣

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

我童子童子成王

疏

嗚呼至冲子○正義曰周公又

也既歎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闕惟今天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觀其政之善惡若此嗣王大不能恭承上天下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令使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何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則去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墜失其王命不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人先王之

公自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佐王非能有所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也○傳歎而至不留○正義曰歎而言曰嗚呼君已已引聲之辭既呼君爽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以其意不說故令是我而勿非我我不敢安於上天之命孔意當謂天既命周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我當成就周道故不敢不留

寧王德延

傳

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

寧王之德謀欲延久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傳

言天

不用令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

疏

又曰

命○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天不可信無德則去之是其不可信也天難信之故恐其去我周家故我以道惟安行寧王之德謀欲延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令廢於文王所受命若嗣王失德則還廢之故我當

留佐成王也。○傳無德至延久。○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云：人又云：則鄭玄以此又曰：為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言寧王者，即文王也。鄭王亦同。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

受命。傳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

天。傳尹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摯音至。在太甲時

則有若保衡。傳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為保衡

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在太戊傳太甲之孫時則有

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傳伊陟、臣扈率

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

治王家言不及二臣。○隕于。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傳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

巫氏。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傳高宗即位，甘盤佐之

後有傳說。○說音悅。疏：公曰：君奭至甘盤。○正義曰：言時

謂如此。伊尹甘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湯是殷之

始，王故言在昔。既受命，見其為天子也。以下在太甲

在武丁亦言其為天子之時，有如此。臣也。成湯未為

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天在受命之

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傳尹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之六

三

擊至太平○正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多有其文
 功至大天猶堯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傳太
 甲至取平○正義曰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
 大臣惟有伊尹知即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
 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為烈
 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即是伊尹也詩
 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也伊尹
 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
 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也孔以
 太甲云嗣王不惠於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
 也○傳太甲之孫○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
 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
 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
 小甲太庚弟雍已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
 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
 父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為太甲之孫也
 ○傳伊陟至二臣○正義曰伊尹格于皇天此伊陟
 臣扈云格于上帝其事既同如此二臣能率循伊尹

之職輔佐其君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亦不
 隕墜也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為大臣矣不得至今仍
 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
 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
 戊也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又王家則巫咸亦是
 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不
 及彼二臣○傳祖乙至巫氏○正義曰殷本紀云中
 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
 乙立則祖乙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
 家亦祖其功賢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為巫知
 巫為氏也○傳高祖至傳說○正義曰說命篇高宗
 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於荒野高宗未立之
 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明其即位之初有
 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傳說計傳說當有大功此
 惟數六人不言傳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
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傳
 言

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
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長乂多歷年所天

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

傳

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

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

疏

率惟至百姓○正義曰此伊尹

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為臣之道有陳列之
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天享
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為王之命則使商
家富實百姓為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禮節
也○傳言伊至年所○正義曰率訓循也說賢臣佐
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為臣之道盡忠竭力以輔
其君故有陳列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治民
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上故
謂之升為天子是配也享國乂長多歷年所○傳
殷禮至禮節○正義曰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

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百姓
豐實家給人足管子曰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

傳

自湯至武丁

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
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屏賓

領反

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

傳

王猶秉德憂臣

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

君事○辟必

亦反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傳

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

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

疏

王人至是孚○正義曰王人謂與人為王言此

傳宗礼

上所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蕃屏侯甸之服王恐臣之不賢尚以為憂況在臣下得不皆勤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者舉之用治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卜筮之驗無不是而信之賢臣助君致使大治我留不去亦當如此也○傳自湯至可知○正義曰王肅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事業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傳王猶至君事○正義曰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莫急於得人故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臣皆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况其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傳一

人至信之○正義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為天子也君臣務求有德眾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有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

滅威傳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

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威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

厥亂明我新造邦傳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

滅亡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

成國矣

疏公曰君奭天至造邦○正義曰周公呼召

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故得安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天滅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六

三

亡而加之以威今汝顛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傳言天至以威○正義曰格訓至也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也言不弔謂道有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有平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則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不治故天滅亡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為兼言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為傳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與孔不同○傳今汝至國矣○正義曰上句言善者興而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明道念上二者故言今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是者滅亡念此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不傾壞若能如此其治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未多對殷而言故為新國傳意言不及臣周公說此事者

蓋言興滅由人我欲公曰君顛在昔上帝割申勸寧輔王使為平至之君

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傳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

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勤德以受命

○重直用反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

若閔天傳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

惟賢臣之助為治有如此號閔閔氏號國叔字文王

弟天名○號寡白反徐公伯反閔音宏天於表反徐於驕反有若散宜生有若

泰顛有若南宮括傳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

凡五臣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

疏公曰君顛

至厥躬。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奭在昔上天斷割其義，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文王能成大命於其身。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勤德以受命。○傳在昔至受命。○正義曰：文王去此未久，但欲遠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乂，遠言之，割制謂切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者。文王既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天之意，故其能成大命於其身。正謂勤行德義以受天命。○傳文王至天名。○正義曰：文王未定天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屬已之諸國也。僖五年左傳云：號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號叔為文王之弟，號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闕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也。○傳散泰至之任。○正義曰：詩縣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云：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臣，經歷言五臣之名，故知五臣佐文王為此任也。此

四事者五臣共為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傳有

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

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

佐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傳文王

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

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

命哉。○傳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

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見賢遍反，注同冒，莫報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十六 及下同馬作勗勉也，聞音

問或如字疏又曰至命哉。正義曰：文王既有賢臣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下政令於國人。德政既善，為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惟為天所大佑。明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文王德如此者，乃惟是五人。覆冒下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有殷王之命。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成王。○傳有五至良佐。○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為文王之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臣既少，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賢之深，不知厭足也。迪，道，彝法也。蔑，小也。小謂精微也。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用此精微之德，下教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以見成王須輔佐之甚也。鄭玄亦云：蔑，小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傳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號叔先

死故曰四人。○相息

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傳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惟茲四人

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傳

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

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

疏武王至稱德。○正義曰：文王既沒，武王次立，武

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下之祿。其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罰，皆與共殺其強敵，謂共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良臣之力。○傳文王至四人。○正義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三年方始殺紂。文王沒，武王立，謂武王初立之時，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初立，則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紂也。號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號叔等有

死者餘四人也。○傳惟此至其德。○正義曰：單盡稱舉也。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人之力。言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也。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

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傳

傳我新還政，今任重。

在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

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

留收罔勗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

有能格。傳

傳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

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為之。我周則鳴鳳不

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

疏今在至能格。○正義曰：周公言我新

還政成王，今任之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也。我不能同於四人，輔文武使有大功德，但苟求救溺而已。譬如遊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小子成王用心輔弼，同於成王，未，在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輔之。汝大無非責我之留也。我留與汝輔王者，欲收教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降意為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不得聞，知況曰其有能格於皇天者乎。○傳我新至我留。○正義曰：周公既已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在我小子旦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負荷，仍是周公之責。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我小子旦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佐成王業，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溺而已。詩云：沫之游之，左傳稱閻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譬若成王在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同共濟渡，成王若云從此向川，故言往也。○傳今與至天乎。○正義曰：王朝之臣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輔成王者，正欲收斂教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當教之。

勉力使其及道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
不肯降意為之我周家則鳴鳳尚不聞知況曰其有
能如伊尹之輩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冀
也經言考造德不降者周公以已年老應退而留因
即傳言已類言已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
不肯降意為之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
不得聞則鳳是難聞之鳥必為靈瑞之物故以鳴鳳
為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
阿之篇歌成王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
鄭云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
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
則周公言此之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
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
致鳳故以鳴鳳況之格天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
皇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
於天鳳皇乃降此以鳴鳳易致況格天之難者乎記
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為公曰鳴
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傳以

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

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告君乃猷裕

我不以後人迷

傳

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

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

疏

公曰嗚呼至人迷○

召公曰嗚呼君我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
其當視於此請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
天之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
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
可法我不用使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傳告君
至教之○正義曰猷訓為謀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故
當以寬饒為法我留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惑怪
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鄭云召公不

說似隘急故今謀於寬裕也
公曰前人數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

極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為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為

汝民立中正矣
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傳

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
惟

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傳
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

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
疏公曰前至之恤○正義曰

其乃心制法度乃悉命汝為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

之法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

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

易可遵行也惟文王聖德造始周邦為其子孫欲令

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輔○傳

前人至正矣○正義曰乃緩辭不訓為汝○傳汝以

至而已○正義曰勗勉也偶配也亶信也汝當以前

人法度明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

其不復須勞心傳以乘為行
公曰君告汝朕允傳
告

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為行
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汝以我之誠信
傳呼其官而名之勅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

否言其大不可不戒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

予惟曰襄我二人傳
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

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

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

福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傳其汝

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

是疏公曰君告至丕時○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

我今告汝以我之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太保

爽其汝必須能敬以我之言視於殷之喪亡殷之喪

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慎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天

德可畏言天命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

若此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

之汝所行事舉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

也汝所發言常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

日日滋益至矣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

受之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俊之人在於禮讓則

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傳言汝至多福○正義曰

動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

言非文武道則不言傳鳴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傳

徐有倫

政美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

俾傳

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

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

疏鳴呼至率

曰周公言而歎曰鳴呼我厚輔是二人之道而行之

我用能至於今日其政美言今日政美由是文武之

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事常不懈怠則德

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其民無不循我化

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

疏 公曰君子

徐有倫

至越民。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我不徒惟順如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親行之我惟用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氏云我亦自用勉勸躬行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

公曰嗚呼君惟

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傳 惟汝所知民德

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

以慎終。鮮息

祇若茲往敬用治

傳

當敬順我此言

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

疏 公曰嗚呼至用治。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

曰嗚呼君惟汝知民之德行亦無有不能其初惟鮮能其終言行之雖易終之實難恐召公不能終行善政故戒之以慎終汝當以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宜敬用此治民職事戒之使行善不懈怠也。惟汝

至慎終。正義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凡民之德無不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有終則惟君子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善故戒召公以慎終也。鄭氏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

尚書註疏卷第十六



七



壽